

宋紹  
遺陶  
民錄  
錄錄



宋  
遺  
民  
錄

程敏政輯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紹陶錄（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宋遺民錄

此據知不足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宋遺民錄序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阜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其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真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爲十五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擄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爲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懈。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於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彝。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爲有天下國家者。察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駢首就戮。甘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貽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侍富貴於一時。且自以爲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卽如潰瓜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於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爲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徙倚於殘山剩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

身者。苟可容力。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網常繫焉。故事爲管寧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誠有見夫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光耀。研鑄於青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由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爲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摭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焯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於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已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於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萎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於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主爲宋裔之說。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心於地下。而宋貽謀之善之報亦於是乎見焉。成化己亥春三月上浣新安程敏政序。

# 宋遺民錄目錄

卷第一

王鼎翁

卷第二

謝舉羽一

卷第三

謝舉羽二

卷第四

謝舉羽三

卷第五

謝舉羽四

卷第六

唐玉潛

卷第七

張毅父

卷第八附錄二

方詒輝

卷第九附錄三

吳子善

卷第十附錄四

譚聖與

卷第十一附錄五

汪大有

卷第十二附錄六

梁隆吉

卷第十三附錄七

鄭所南

卷第十四附錄八

林景曦

卷第十五附錄九

宋遺事



# 宋遺民錄卷一

王鼎翁

梅邊先生吾汝棄序

歐陽玄

論人行事枚舉而稱之者，其善爲可數。論人文章舉一以蔽之者，其善爲不可勝數也。廬陵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爲太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學，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斬爲文章以見志。予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劉君省吾得吾汝棄讀之。至生祭文丞相文，作而歎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爲言，爲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爲典謨，爲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爲春秋，爲變風雅，爲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音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之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恐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

書王鼎翁文集後

豫章揭傒斯

予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歎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爲文章以望其友爲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嘗是時，文丞相與師勳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爲，廢數十萬生靈爲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未如之何。況一王鼎翁邪？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卽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開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視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之死國，必不係於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卽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恥，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共賦，感愴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而不死，必有飯之者矣。予謂向字尚有憂其飢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以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

兵僕奮赴其公一作召進狂言有云顧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論議狂斐尤多慷慨懇懇丞相嘉納委帥機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効忠退復虧孝倖愆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獎拔之公許養之私丞相兩盡矣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亦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建康軍判簽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爲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采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一作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踰隴子胥脫走丞相自斃幾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跡時就義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尙欲脫去邪尙欲有所爲邪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邪抑舊主尙在未忍棄捐邪果欲脫去邪夫伏橋於廟舍之後投筑於日隴之餘欲以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智矣尙欲有所爲邪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寢焚之圍今以亡國一夫而

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國君大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杲卿張巡諸子爲正。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骨骸僞。既不可知。況形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常八九。惟不刎。豈足以見志。向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邪。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與復事也。非有抗師讎也。丞相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鞞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象睚眦之讎。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者義也。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湯鑊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一作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尙在。未忍棄捐邪。李昇篡楊氏子孫。李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爲匹偶。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又反速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

建其暫處。皓坐苟安。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事骸體。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邁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邪。痛惟千載之事。旣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啓手啓足。非會參乎。得正而斃。乃取童子之一言。血指慷慨。非南八乎。抗義遲回。終待張巡之一呼。邁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輓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闕之。庶幾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尙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讎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履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得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餐於泰山。而或貽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袂。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一節四忠。待公而六。爲位其聞。計則哭。

### 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公文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心宏毅。白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哭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閒。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箠。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風。捐軀一作乘氣輕命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縮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尾。不然勁氣爲風。爲霆。于將莫邪。或寄良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邪。

沁園春詞

又是年時。杏紅欲臉。柳綠初芽。柰尋春步遠。馬嘶湖曲。賣花聲過。人唱窗紗。暖日晴煙。輕衣羅扇。看遍玉孫七寶車。誰知道。十年魂夢。風雨天涯。休休何必傷嗟。謾贏得。青青兩鬢華。且不知門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誰家。世事無情。天公有意。歲歲東風歲歲花。揀一笑。且醒來。盃酒醉後盃茶。

書王梅邊遺像

無名氏

予嘗讀先生所爲生祭死祭信國公文二篇。其忠烈之氣。真可與天地閒風霆日星相永。偉哉言也。使當時非以親老去幕下。則發謀出慮。爲信國左右手者。豈在杜架閣諸君子後哉。今諸君子皆以信國索聯挂名於宋史。則先生之志知者鮮矣。豈不良可慨邪。雖然。先生見義明。信道篤。固不足以史書爲輕重。二

祭文不朽也。恨生晚無繇親炙，故再拜遺像而識以斯語。庶百代之下有能視先生風神者，尙足以感發而興起云。

閱文山集漫述

豫章胡儼

誓死成仁永不忘，勤王發憤更鷹揚。虞淵日落山河慘，吳苑春歸草木長。萬里羈囚拋骨肉，百年忠義見文章。可憐有客王炎午，生祭臨風淚幾行。

張縣尉舊祠堂記

知不足齋錄補

王炎午

宋端平太學生張公安世，字履道，調衡陽縣尉。世居永新之龍溪，其孫某避亂徙煙溪，公病且革，戒其子聖翁曰：吾祖考祠於是者暫也，而龍溪則其初也。我死魂必從焉，其返葬先塋，而以先廬扁友梅菴。永舉舊祠，聖翁既從先志，其子性源恐來世不究祠菴之義，求予文記之。余惟父子孫之行事雖殊，而孝則一也，遂不辭。周制官師一廟，官師古之中下士也，下士今之縣長丞尉皆之。衡陽尉古下士，可廟也，而不廟也，禮索祭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求諸遠者與，說者曰：索，求也。祊，廟門也。亦曰待賓客處也。彼室也，此堂也。夫廟麗於家也，堂室廟門相去跬步者也。聖人制禮，猶慮神無定在，使祝求諸室，求諸堂，求諸廟門外，求諸賓客之處，復求諸遠，蓋虛無想像，庶幾萬一之遇。今張氏望故家百里外，祖考生於彼，歿於彼，墳墓於彼，而保其神靈必來此乎？先人臨別之言，他事且不敢負，矧葬祠重事，忍死其父違其言乎？或議之曰：一家二祠主，必兩設禮與。余曰：禮非天子不議，然漢立原廟，原重也。且廟於所嘗幸郡國。

至宣帝時合一百六十七所。諸陵不與焉。漢不必論也。周公制禮者也。魯公周公之後也。周公祀文武於洛邑。魯公建別廟於許田。非耶。此禮之變而厚者也。朱文公以洛祀文武爲得禮之意。漢明帝遣詔無起廟。孝章以後。世世藏主於世祖廟。至積多無別。唐宋禮令文武官立私廟。此有其禮有其時有其財者。王珪以祭寢廟被劾。下至豪門富室。貯聲伎。藏貨賄。列棟連甍。猶以爲隘。誰能爲先人專掃一室者。此禮之變而薄者也。禮以義起。觀過知仁。過而薄。行道之人。猶或非之。過而厚。聖人復起。不能禁也。季札葬其子嬴博而號曰骨肉復於土。命也。而魂氣則無不之也。是冀其骨嬴博而魂延陵也。溫序死節。光武命葬洛陽。夢於其子曰。久客思故鄉。其子棄官乞骨歸葬。是魂之不能返故鄉者。骨未離乎洛陽也。張氏新祠之合祀者。季札之望也。首丘而從先人者。溫序之思也。余方將張之。以勵薄俗。而顯有議其戾於禮者。獨不知議之者之於祠祭爲何如也。其世世守之。常祀行於家祠。歲序拜掃詣菴以祭。聖翁字某。歷儒選將仕矣。他時復其家聲。易祠而廟。未可知也。而余因是重有感矣。余四十年前太學諸生也。亦守墳墓而老且死者。於衡陽公有異世同舍之好。而公又南渡後之臣子也。丘冢旣無恙。而新祠舊祀入奉出祭如此。彼晉宋穹陵新廟寄之南國者。且不可復識矣。矧東鄴汴水之舊者哉。余因是重有感矣。



# 宋遺民錄卷二

## 謝羣羽

謝羣傳

鄞江任士林

謝羣者，字羣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宋咸淳初，羣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鏡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倜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胥，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窆，開北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濤山，感夫子乘桴之歎，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囑焉。食歌闕，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濺空，山川池樹，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裴回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踴躍焉，踟躕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羣者，章阜山澤，惡夫涕之無從也。旣客浦汭，往來桐廬，人翕然從，羣學所爲，歌詩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敘事，有良史才。作南史帝紀二十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佳山水，必有遊記。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問遺事故迹，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頽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充充入巽相，持解不去，曾聞羣，羣自若也。易曰：浚恆貞凶，无攸利，羣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